

论《窝头会馆》的美学特征

张晗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大连艺术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00)

【摘要】《窝头会馆》是我国著名作家刘恒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创作的一部献礼话剧, 讲述了 1948 年北京南城一个大杂院里, 苑、王、周、肖四家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作品以小见大, 借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人生百态。《窝头会馆》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本文从主题设置、人物塑造、舞台语言、布景设计等多个角度, 分析《窝头会馆》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窝头会馆; 话剧; 美学特征

《窝头会馆》是作家刘恒在国庆 60 周年前夕受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的邀约而创作的剧本, 虽然《窝头会馆》是刘恒的第一部话剧作品, 但立意独特、冲突强烈、人物性格突出^[1], 被誉为北京人艺的复兴之作, 首轮演出就获得了超千万的票房, 创造了话剧市场的神话。

《窝头会馆》的故事发生在 1948 年一个名叫“窝头会馆”的大杂院里, 房东苑国钟与儿子苑江淼, 厨子王立本与妻子田翠兰、女儿王秀云、女婿关福斗, 正骨医生周玉浦与妻子金慕蓉、女儿周子萍及前房主古月宗一起生活在会馆里, 会馆内部的几家人时常因为生活琐事发生矛盾纠纷, 保长肖启山还会隔三差五到会馆“公干”, 变着法地算计着街坊们的钱和房, 让原本生活艰难的“会馆人”更加潦倒不堪。《窝头会馆》的故事截取了会馆里的生活片段, 客观地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暗淡历史。

刘恒擅长写小人物的故事, 他曾成功的创作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秋菊打官司》等优秀作品, 对小人物有研究和生活体验。《窝头会馆》以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人物为创作对象, 借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反映大社会的现实背景, 作品的主题立意、人物塑造、台词、舞台设计呈现出的美学特征非常值得探讨和借鉴。

一、主题立意的现实美

《窝头会馆》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专门创作的一部献礼话剧, 但与常规的献礼剧不同, 《窝头会馆》没有歌颂和礼赞的内容, 没有刻意的批判和谴责, 没有对家国情怀和大是大非的争辩,

没有高大光辉的英雄, 关注的层面和视角落在了社会底层, 场景选择在北京南城一个破败的大杂院, 人物是生活在大杂院的普通百姓, 情节以百姓的生存困境为中心, 讲述了一段旧中国老北京普通百姓的生活故事, 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人生百态, 承载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人情冷暖。

《窝头会馆》没有过多的涉及到政治问题, 虽然在第三幕中周子萍在与周玉浦争执时, 书包里“向伟大的新中国进军”的传单散落满地, 肖鹏达质问苑江淼“您那新中国在哪儿呢?”, 苑江淼答复: “等天亮了, 太阳出来了, 人人都能看见新中国”以及结尾处苑国钟提到: “我儿子是修铁道的, 他要去新中国”, 但是在整部剧中关于“新中国”的情节只是作为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平民日常生活的一个插曲, 作品未将政治话题进一步升华。甚至在第一幕中周玉浦告诉苑国钟, 周子萍改信马克思时, 苑国钟惊恐地躲闪, 拒绝承认听到的内容。剧中苑国钟的态度切实反映了编剧刘恒的创作思想, 《窝头会馆》只是以剧中底层人物的生活历程揭露和展示社会现实, 在黎明前最沉痛的黑暗时刻, 人们困囿于旧社会的水深火热、贫困潦倒之中, 为了糊口而痛苦地挣扎着生存。《窝头会馆》避开了政治, 关注了人性, 编剧刘恒把握了“人间市井事, 最动凡人心”的创作精髓, 用赤裸的现实让人胆寒, 进而更触动观众的内心和情感。

二、人物形象的立体美

戏剧创作的关键是人物形象的塑造, 尤其是讲小人物故事的《窝头会馆》, 剧情的发展完全要靠人物的支撑, 人物形象的塑造直接影响故事的吸引力和观

众的认可度，人物塑造是本剧最亮眼的艺术特色。《窝头会馆》共登台 13 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性格迥异，个性鲜明，形象立体丰满。

苑国钟是全剧的核心人物，他是一个爱财但不贪财、有情有义的人。苑国钟的第一次登场的目的是催缴房租，作为一个房东来说，他并没有像一般的“包租公”一样，对房客态度强硬、不近人情，原本名正言顺的催缴房租被他戏谑地称为“要饭”。第二幕中周玉浦家不交租子的时候，苑国钟没有采取逼迫的手段，而是默认了周家“什么都不给”的行为，看似贪钱吝啬，实则厚道隐忍。同时，苑国钟是一个爱子情深的父亲，他自述：“一老爷们挨城里混，就稀罕两样好东西，头一个是儿子，……我去不了我儿子病，我白活”，话语间弥漫着满满的父爱。尽管长期遭到儿子苑江淼的冷言冷语和不屑，他都不甚在意，无怨无悔地为儿子四处求医、寻偏方，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入药。他无可奈何的一句：“我有骨头有肉有血，我不信我救不了我儿子病”，将慈父的形象展露无遗，也揭露了底层人民生活的辛酸和困境。

田翠兰是一个苦情的人物，早期有过悲惨的经历，家里 9 口人一并死于瘟疫，为了生活不得不“卖”过自己的肉，但她没有陷于痛苦和阴暗中无法自拔，反倒是对生活有期许和憧憬，和丈夫靠着手艺做卖炒肝的小生意，解决了一家人的基本温饱问题，在困境中徘徊却没有放弃希望，勇敢地面对苦难。田翠兰有着刀子一般凌厉的嘴也有豆腐一般柔软的心，这和她曾经家破人亡及“卖”过肉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在旧社会“人吃人”的环境下，田翠兰为了自保而不得不练就一身的“铜皮铁骨”，平时表现得言辞犀利、泼辣刻薄，嘴上不肯吃一点亏，当周玉浦看报纸呵呵傻笑的时候，田翠兰回怼他：“吃膏药了吧您”，与金慕蓉吵架的时候，田翠兰骂骂咧咧道：“爱谁谁，谁他妈讹我，我抽谁”，“您都掉茅坑里了，还那么干净呢，瞧白的您，嫩的您”。但从苑国钟细数田翠兰对小淼子诸多照顾的细节里，可以看出田翠兰善良真诚的一面，苑国钟激动地称“自己的院子烂透了，田翠兰可没烂，她心眼敞亮、仁义”，给予了田翠兰很高的评价，让观众在压抑冰冷的空气中汲取了一丝的甘甜。

金慕蓉是一个晚晴的落魄格格，性格刁蛮、霸

道。第一幕中苑国钟上门催缴房租，金慕蓉与苑国钟抱怨了半天，最后不情不愿地将纸币撒了一地，蛮横地挤兑苑国钟：“自个兑去呀，啐口唾沫数数”。金慕蓉与田翠兰常年为了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吵架，胡同口的邻居们都知道她们两个人经常吵架，戏称“那两母鸡又那踩蛋儿呢”。另一方面，金慕蓉信奉洋神仙、读圣经、做礼拜、与肖保长夫人做教友，即便生活窘迫，却尽力维持着封建贵族高傲的姿态。第二幕中周家通知苑国钟交不上租子的时候，金慕蓉羞于出面，派周玉浦与苑国钟交涉，努力保持着贵族最后的倔强和脸面。

肖启山是剧中唯一的一个反派人物，他是窝头会馆所在片区的保长，人称“肖阎王”，梳着油亮的中分发型，处事圆滑世故，内心奸诈凶悍，每天巧立各种名目收取苛捐杂税、抓壮丁。在收税时无意间听说苑国钟要砍树之后，他临时起意增加了一项“伐树捐”，义正辞严得要求苑国钟“给民国政府补个伐树的捐”。还自作主张地替苑国钟“包圆儿”税款，强收利息，俨然一个“笑面虎”。肖启山在外人面前飞扬跋扈，儿子肖鹏达出狱后到窝头会馆撒泼，肖启山斥责他：“别这儿给我丢人现眼了，收拾箱子跟我回家去”，又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恨铁不成钢、无可奈何的老父亲形象，让观众感到熟悉又亲切。

除了上述代表性人物之外，剧中还有迂腐赖皮的古爷，正义进步的小淼儿，胆怯单纯的子萍，寡言少语的王立本等人物，每个人物形象都鲜明、生动、饱满，辨识度极高，再配合上演员们的精湛演技，完美地诠释出市井的烟火气。

三、舞台语言的特色美

《窝头会馆》全剧采用了京味儿语言，用北京的方言演绎北京的故事。林语堂曾赞美北京话具有“平静自然舒服悦耳的腔调儿”，编剧刘恒是地道的北京人，他在《窝头会馆》的创作中将北京话的腔调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再加上主演何冰、濮存昕、宋丹丹、杨立新等艺术家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说起北京话来自然、流畅，毫无违和感，京味儿的台词成为了话剧《窝头会馆》最显而易见的特征。

北京方言自带幽默感，能轻易地逗笑观众。剧中“您让那孙子找我来，…，他姥姥的”“齁的我嘿，甬提有多难受了”“丫蹿儿了，我凭什么不能蹿儿

啊”“你们瞧这土鳖这两步走，跟娘们俩似的，还是他妈瘸娘儿们，活他妈揍行”“老丫挺的”等台词配上抑扬顿挫的语调频频引发出现场观众的哄笑，带给观众更深刻的印象。

京味儿台词更能体现剧中人物形象的个性化，第一幕开场田翠兰与金穆蓉发生口角，说如果有病人嫌弃周家膏药里有土坷垃，她就“我糊他腚眼子，我糊死臭丫挺的”，观众真切地感受到她大胆泼辣的性格；肖启山到窝头会馆收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放言道“别说你牙疼，你就是肋叉子疼，也得把拴在骨头上的那钱串子给我他妈撸下来”，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反派”；苑国钟给儿子苑江淼放血入药之后，告诉儿子“我刚才又上澡堂子求了人家一趟，掌柜的这回算是应下了，……”，他答应让咱们洗单间儿的搪瓷盆儿，贵点儿就贵点儿吧”，尽显了一个慈父的爱子之心。京味特有的语调，幽默的方言词汇，赋予了《窝头会馆》舞台语言更强的艺术表现力、更贴近观众的亲和力，带给观众更深刻的印象^[2]。

四、舞台设计的真实美

关于“窝头会馆”的来源，前房主古月宗介绍是200年前的古家老祖宗进京赶考的栖身地，高中之后买下小院，此后接纳各地赶考的穷学生暂住，规定考生天天吃窝窝头，并为小院取名为“窝头会馆”。从古月宗的描述中勾画出台馆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有过热闹、繁盛、辉煌的景象。

《窝头会馆》的舞台设计灵感来源于编剧刘恒的生活记忆，刘恒在北京南城的大杂院居住多年，对胡同生活有很深的感触，在剧本的构思阶段，他就决定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底，创作一部北京普通大杂院里的故事。刘恒虽然写的是会馆，但取材于他生活过的老北京大杂院，导演林和平为了追求舞台布景的真实感，带领舞美设计师考察北京的胡同民居，按照真实的大杂院环境来做布景和道具，在舞台上重现了大杂院的风貌。

《窝头会馆》的舞台只有一个主要的布景，即窝头会馆的主体结构和一棵沧桑的枣树，会馆的主体结构由一个二层小楼和东西厢房组成，小楼是小院的正房，典型的灰砖黑瓦结构，二楼房檐下挂着写有“窝头会馆”四个大字的牌匾。在细节之处，小楼屋顶的瓦片破旧、杂草丛生，楼梯的围栏残破，墙面发霉斑

驳，体现出会馆的衰落和主人的窘况。东西厢是一层平房，厢房旁的竹篮、木盆、炉灶、药碾、地桌都完全按照19世纪40年代的物件规格制作，一物一景都力求符合时代背景。不仅如此，小院的西南角落有一棵枣树，北京人艺把真正的枣树树干粘上树叶搬上舞台，根据剧本的要求，第二幕中苑国钟为古月宗打造了一口棺材摆放在小楼下，北京人艺舞美处副处长李琪介绍棺材的制作过程，提到舞美设计师先走访了棺材铺，再按照饰演古月宗的演员濮存昕的身量制成。

《窝头会馆》以现实主义艺术原则营造出了写实的舞台环境，带观众瞬间穿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老北京，置身于大杂院，在真实的空间里，体味人间百态、悲喜人生。

五、结语

《窝头会馆》在2009年取得了1800万元的票房^[3]，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票房纪录。从美学角度来看，《窝头会馆》的主题标新立异，虽然是献礼剧，但是创作视角侧重于普通平民的生活故事，以小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悲喜打动观众。剧中13个人物形象没有任何的相似性，全部都鲜活立体、性格迥异，共同勾画出一幅多姿多彩的生活百态图。编剧刘恒曾表示这部作品中他最自信的就是角色之间的对话^[4]，京味儿语言的汇入，让整部作品更加的带劲儿，带给观众更强烈的听觉冲击。采取传统的设计手法，将大杂院一比一地还原，真实再现在舞台上，以北京大杂院契合北京方言、北京故事，达成舞台风格的统一。《窝头会馆》是一部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的佳作，为中国近代话剧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范本。

参考文献：

- [1] 赵一晓，试论当代戏剧美学的多重表达形式[J]. 戏剧之家，2021（17）：14-15.
- [2] 王永涛，话剧《窝头会馆》的艺术特色分析[J]. 西部广播电视，2019（17）：109-110.
- [3] 张英. 窝头会馆：按“大片”制造的话剧[N]. 南方周末，2010-2-18（13）.
- [4] 花曼娟.《窝头会馆》：新主旋律叙事[J].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79-81.

作者简介：张晗（1985—），男，蒙古族，硕士研究生在读，副教授，研究方向：戏剧影视表演。